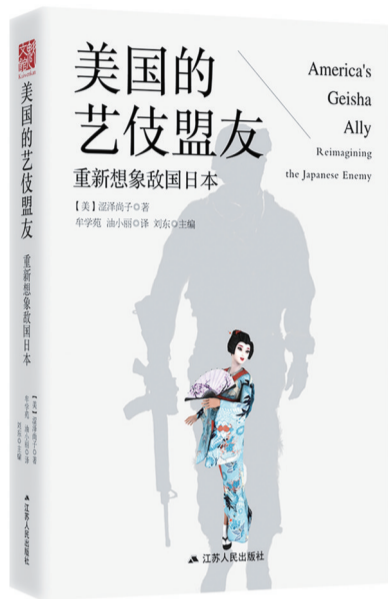


旧籍新读

雷雨

破解战后美日化敌为友之谜



《美国的艺伎盟友：重新想象敌国日本》
涩泽尚子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但东亚并不太平。有一美国人涩泽尚子，看其名字，很可能是日裔美国人，据说是涩泽荣一的玄孙女，她大致在20年前出版过《美国的艺伎盟友：重新想象敌国日本》一书，在十几年前被引进翻译在中国出版，此书系统生动梳理二战后美日关系的嬗变演化，娓娓道来，很值得一读，对于中国读者深入了解美日关系，大有裨益。

众所周知，日本侵华由来已久，至少

在其完成明治维新之后就暴露狼野心图穷匕见，而登峰造极之一则是甲午战争。《马关条约》签订，逼迫中国割让台湾与辽东半岛，赔款之巨，令人咋舌。甲午战争战败之后，引发中国重大变革，也开始了学习日本的浪潮。戊戌变法失败，庚子之乱爆发，日本火中取栗，大捞一把。此后的日俄战争，日本率先偷袭旅顺港，日俄在中国的土地上激烈较量，最终以俄国惨败而告终，日本侵占甚至灭亡中国之心更为炽热，这才有亡我“二十一条”的提出，威逼袁世凯签字画押日本此举导致五四运动的爆发。时光荏苒，到了1931年，经过精心运筹的九一八事变猝然而至，中国抗战就此开启。涩泽尚子对中日关系不感兴趣，她从九一八事变十年之后的珍珠港事件开始说起。日本此举，令美国人大感意外，舆论哗然，太平洋战争就此开始。四年之后，美国向日本投掷了两枚原子弹，苏联红军也出兵中国东北，日本宣布战败投降。战争如此结束，如何处理日本？日本与欧洲的德国和意大利有何共同之处与相异点？希特勒与墨索里尼都已死去，日本的天皇怎么办？日美关系是怎样开始逆转的？

涩泽尚子以克罗克特的考察为线索，从独特的日本妇女和儿童这一文化视角切入，细说美国大兵与日本儿童、妇女的接触，从巧克力、糖块等看似细小的事物入手，就“日本玩偶”和维多利亚时期的“日本热”、“美国大兵‘爸爸’受到他的幸福‘家庭’的欢迎”、日本大量涌现的“蝴蝶夫人”这一所谓战争后的“新娘”分析探讨二战之后的美日关系，昔日的敌国日本逐渐转变为美国的冷战盟友的细致过程。出于政治与经济需要，美国媒体心领神会在战后一直微妙精心地配合决策层调整对日本的态度，通过大量在媒体报道中的

议程设置对日本施加“女性的”特征，描画日本心智不够成熟宛若“像个12岁的男孩”这样的战后新形象，如此重塑，如此人设，还煞有介事地比较大和民族与日耳曼民族的异同，就麦克阿瑟与裕仁天皇的关系、日本皇太子的教育、如何把罪责推诿到东条英机等人身上一系列操作，最终使裕仁天皇成为模范家居男性，是日本军人的傀儡，裕仁天皇就这样被打扮成热爱和平的免罪者，成功地将日本部分军国分子与大部分日本国民相剥离、日本也由残酷的敌人转变为柔弱阴性的“艺伎”形象，并借助从顶层政治到民间关系的所有层面的往来互动，逐渐消解日本的战犯形象，成功将日本纳入新的盟友冷战堡垒。

美国有大量的日裔美国人，其中既有在美国踊跃参战投身二战战场者，也有大量返回日本进行侵略战争者。战争结束，冷战很快到来，紧接着朝鲜战争爆发，一切追责都给人以潦草草草跌跌爬爬之感。涩泽尚子专门提到了布鲁斯在日本本州岛大江山战俘营受尽凌辱之事，但关押他的川北友弥却在美国逍遥法外优哉游哉。一次偶然邂逅相逢此人，令布鲁斯大为愤怒。他告上法庭，希望伸张正义。此一事件，影响巨大。川北友弥被绳之以法，执行死刑。但，川北友弥最终还是被假释，回到东京，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方才死去。与川北友弥事件同时还有一所谓“东京玫瑰”事件，户栗郁子利用电台为日本军国主义摇旗呐喊，被判刑十载，后来她被平反昭雪。川北友弥与三木武夫似乎还有一定的亲戚关系，三木武夫这位曾任日本首相的风云人物也曾施加影响营救川北友弥。

《美国的艺伎盟友：重新想象敌国日本》内容涉及新闻、广告、娱乐、文学等各领域，力求全方位阐释所述历史时期的社

会背景，所有论述，丝丝入扣，详实生动。日本神风队队员西山幸正得到美国人资助而到美国上大学，而这一奖学金设立者的儿子约翰斯通是牺牲在菲律宾的17岁战士。涩泽尚子还提到美国好莱坞的大量电影诸如《再见》《夜幕下的东京》《秋月茶室》《桂河大桥》《蛮夷与艺伎》《全力以赴》《黑岩喋血记》《苏丝黄的世界》《爱情多么美好》《紫心勋章》《太阳中的三条纹》等的传播、灌输、重塑，日美之间的关系被柔化，所谓“占领”也被披上一层面纱。到了1964年，东京举行奥运会，是亚洲首次举办此一盛会，似乎标志着日美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如今已经年逾六旬的涩泽尚子是美国布朗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她主攻20世纪美国文化史和日美关系史，曾获2006年美国西北大众文化协会彼得·科林斯最佳图书奖。

“死敌”突变“盟友”，美国为何态度悄然逆转。涩泽尚子如此解读二战之后美日外交史上的这一段诡异翻盘，生动翔实，引人入胜。涩泽尚子有这样一段话，颇有意味，摘引在此：“美国人仍旧从两方面看待日本：日本引人着迷的同时又令人厌恶排斥，和善的同时又具有威胁性，亲善的同时又不怀好意，是美国年轻的盟友又是狡诈奸猾的敌人。”作者还引述了一位美国人的看法，蕴含着美国对日本的隐忧担心：

“但是，他仍对这样的一个民族感到不安，因为他们（实际上）仍是一个帝制统治的社会，有1亿为生计残酷竞争的人们拥挤在‘一片相对贫瘠、地质条件不稳定的岛屿上。”

是谁亟亟贵和篇，遗恨长留乙未年。第一游人须记取，春帆楼上马关前。看看涩泽尚子这一本旧书，也许对我们冷静看待中日关系的复杂性、斗争的长期性，不无好处。

我思我在

思郁

新的一年，给阅读做减法



《为了活下去，我们给自己讲故事》
[美]琼·狄迪恩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为了活下去，我们给自己讲故事》
[美]琼·狄迪恩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年终岁初，又到了媒体发布各种榜单的时刻。作为一个读过几本书的人，我对媒体的榜单兴趣不大，对书友私人的书单倒是一直很关注。个人精力毕竟有限，像我这样每年大部分时间都用在读书上，也不过读过百本之多，但是购买的图书，少的时候有五六百种，多的时候超过了千

种。很明显只能根据个人的兴趣爱好优先选择。其他读书人大概率也是这样一种模式，媒体选书要兼顾公平公正，但是个人选书全凭阅读感受。这种感受很大部分都是偏见，为了弥补自己阅读上的偏见，最好的方式就是多看其他读书人的私人书单，查漏补缺，寻找不足，拓展阅读边界。

我今年读过的书大概有120多种，新书居多，港台书加上少量的外文书，勉强可以选出十大好书，它们是：《巴黎岁月：贝克特·波伏娃和我》（上海文艺出版社2025年8月版）、《玫瑰朝上：来自加沙的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5年5月版）、《为了活下去，我们给自己讲故事》（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25年8月版）、《鹅之书》（上海译文出版社2025年10月版）、《伟大的电影终章》（贵州人民出版社2025年2月版）、《葬礼过后》（湖南文艺出版社2025年12月版）、《不愿走出家门的人》（岳麓书社2025年11月版）、《健康综合征：当健康成为一种道德责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5年6月版）、《老年》（上海译文出版社2025年8月版）、《格外的活法》（文汇出版社2025年2月版）。

这些书大部分我都曾在之前的专栏中做过介绍，遇到好书会忍不住分享，化成文章是写作者的习惯。但是也有几本没有来得及分享，原因也不难说清，有些书太厚了，比如像《为了活下去，我们给自己讲故事》，这本书是美国著名的作家和记者，新新闻主义的代表人物琼·狄迪恩的非虚构写作的合集，跨度很大，选文很多，经典性和代表性兼具，所以成书有一

千多页。我一天读一篇，还需要时间消化，一直没读完。说实话，这个碎片化时代，能这样逆流而上，出这么厚的书，这样的出版机构真够大胆，我们要珍惜这样的出版人。我还特意跟这本书的编辑聊过，他们说这样的出版策略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也是想尽量缩减成本——如果拆解成一本本小书，那版权和成本就会飙升翻倍。

编辑的话给了我很多的启示，从我自己选书的标准看，其实也降低了不少。近些年已经对读书开始祛魅，人到中年，积累了多年的阅读经验，逐渐总结出了很多阅读的标准，比如其实很多书都是不必读和不必买的，所以阅读要大量的做减法，大部头的哲学书这两年都很少买了。哲学书信屈聱牙，很多西方哲学，尤其后现代哲学，读起来如坠雾里，不知所云，除了各种生造的概念，别无新意。再加上中文翻译确实不行，所以这两年读哲学书就很少了。但是遇到好看的也有，比如书单中有本《不愿走出家门的人》就是今年的亮眼之作。这本书是在疫情当中写完的，书中概述了这样一类人，就是疫情那几年全球封锁催生了新一代的人类：懒人，或者说躺平一族。他们不愿意出门，懒得去工作，不恋爱，不结婚，畏惧爱情，害怕面对生活，困在自我恐惧的牢笼里，生活在社交媒体建构的虚拟网络当中，以游戏为乐，靠直播为生，从短视频汲取营养，沉迷于屏幕带来的快乐。所以说，这本书会很容易让你思考，我们当下的人群状况，以及疫情那几年对我们的影响到底有多深远。

这本书的作者帕斯卡尔·布吕克内是

法国新哲学家中的一员，已经七十多岁了，但是老当益壮，写东西很干脆。但是争议性也很大，他反女权，反觉醒文化。他擅长用随笔的方式写哲学，他的风格有点像韩炳哲，短小精悍，小篇幅内写大文章。这种风格的写作近些年非常流行，融合了哲学思考、文学学识和社会观察，是对当下迅疾但并不鲁莽的诊断性写作。要知道，大多数哲学都是从历史的角度进行宏大的分析，力图提出一种系统性的哲学覆盖全球，这种大哲学其实是值得怀疑的。我们缺少的反而是对当下思考的哲学写作。对当下的哲学分析不需要宏大叙事，也不需要正确的论断，重要的是提出问题，做出诊断，发出警醒，引发思考。

我的书单文学类的不多，尤其原创文学很少。其中有本《鹅之书》也没来得及介绍。华裔作家李翊云这两年的作品很有看点，她的书入围了很多文学奖，国内翻译她的作品不多，偶尔能在网上读到她发表在《纽约客》上的文章，非常惊艳。但是这两年国内的互联网对她的恶意很深，我感觉莫名其妙。她的两个孩子都自杀了，已经带给她足够多的痛苦，但是互联网上的人会批判她这种高级知识分子出身的家庭对孩子之死的冷漠，导致有段时间李翊云十分抵触国内的互联网，不想在国内出版作品。幸好《鹅之书》正常出版。这是一位近两年非常优秀的写作者，我很喜欢她的书，但同时我也认为，她的非虚构作品比小说写得好。

2025年已经结束了，我不知道该怎么总结这一年，因为阅读不停，写作不止，生活依然会继续下去。